

館陶縣志卷之十一

藝文志

序

說

誌

記

古人論三不朽而立言居其一文蓋可少哉陶邑地雖簡僻然選名儒鉅公或遇境留連因人贈答其篇章流傳鄉人多樂輯之茲蒐羅舊譜併大家遺乘共得若干篇俾後之博物君子覽軼文者不以固陋誚吾陶幸矣至文辭不涉風化雖工無當概削之志藝文

書上皇帝書

宋龍圖閣直學士王沿

漢唐之初沿革纔定未暇治邊圉則屈意以講和承平之後我力有餘而外侮不已則以兵治之孝武之於太宗之於突厥頡利是也宋興三十年而數侵深趙貝魏之間先朝患征調之不已也故屈己而與之盟然彼以戈矛爲耒耜以剽掠爲商賈而我壘不堅兵不練而規規於盟歃之間豈久安之策哉夫善禦敵者必思所以務農實邊之計河北爲天下根本其民儉嗇勤苦地方數千里古號豐實今其地十三爲

館陶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一

所有餘出征賦者七分而已魏史起鑿十二渠引漳水溉斥鹵之田而河內饒足唐至德後渠廢而相魏磁洛之地並漳水者累遭決溢今皆瘠鹵不可耕故沿邊郡縣數蠲租稅而又牧豎芻地占民地數百千頃是河北之地雖十有其七而得賦之實者四分而已以四分之力給十萬防狄之師生民不得不困也且牧豎養馬數萬徒耗芻豢未嘗獲其用請擇壯者配軍衰者徙之河南孳息者養之民間罷諸閑牧以其地爲屯田發役卒刑徒田之遂可用獲穀數十萬斛夫漳水一石其泥數斗古人以爲利今人以爲害繫乎用與不用爾願募民復十二渠復則水分水分則無奔決之患以之灌溉可使數郡瘠鹵之田變爲膏腴如是則民利十倍而帑廩有餘矣以此馭敵何求而不可本朝制兵未幾於古自通好三十年二邊管屯重兵坐耗國用而未知所以處之惟教河北強壯以代就糧禁卒之闕罷招廂軍以其冗者肆作屯田行之數年禁卒當漸銷滅而強壯悉爲精兵矣刑平國用中典而比者以敕處罪多重於律以網估罪敕以紙直代之律坐髡錯而役者敕黔竄以爲卒諸州比者謫卒太多衣食不足

願勿復謫者七十餘州以律言之皆不至是是以繁文罔之而置于理也誠願削深文而用正律以錢定罪者悉從絹估黥竄爲卒者止從髡鉗此所謂勝殘去殺無待百年者也

說

政說

元縣尹沈瑀

夫爲治之道其要莫如省心心省則事省事省則民安一或紛然則上下胥罹其擾矣然事有不能省者又在乎區畫隄防之術何如耳一役之興一宴之設一訟之起一事之爲凡所施爲必思慮周詳斟酌繁略則民受賜不淺古云寬民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其嘗爲縣被胥吏春則追農以報農桑夏則檄尉以練卒伍秋則會社以檢義糧冬則賦芻以接畜馬其他若括逃戶若捕盜賊若起夫餉遞若歲用科斂事有百端不賄不釋資緣尅落以養兒孫此愚之甚者也某見其然審其可行者卽行不可行者揮牘不署暇則將一二謹厚吏胥親詣其地按視之可行者行可止者止惟以信義集事吏人不敢妄爲百姓獲安旁邑取以爲法

館陶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二

贊

嘉禾碑贊

天德四年歲在己亥館陶縣尹溫仲謙行農畝得一莖六穗迺牘上之州僉謂國家致和之應都邑不可私有遂以上聞溫侯於是圖禾刻石縣治之壁其堂曰嘉禾堂

記

去思碑記

元修撰王思誠

近民之司莫如縣親民之職莫如令故令賢則宣化布令不崇朝而徧乎百里治教之成若反手耳吾於館陶尹李藻子潔見之矣子潔世潁川人父正朗知泗州又知歸德府弟黼字子威以國子生爲大定丁卯進士擢翰林修撰河南行省檢校拜監察御史子潔亦以國子生爲壬戌進士擢大常大祝至元二年來尹館陶杜門絕請察民隱詢土俗興利祛弊斥無藉之胥吏旬日間邑人逋而復者類百戶民相訟召兩造諭以禮

讓陳以德義不假刑威往往悔謝而去民有誣爭同宗財產者七年不決子潔爲之剖析懇至欣然退服若決此訟者又十餘輩上官若臬司行縣咸嘉之不忍以屬吏待且移疑獄鞠之前後以十數咸稱明允尖塚倉若縣倉歲起時發民完之乃告諭曰汝輩衣食所需故役之他役不輕汝及也衆懽然趨役而民不擾先是邑民輸稅悉爲攬納者所困子潔禁之曰爾勿魚肉我民課農植桑棗雜果視舊加數倍仍嚴盜斫私賣之禁夏大雨決旬河溢隄決平地水深丈餘瀾漫入城廓廳事前亦深數尺廬舍汎沒民叢沓避市中高地僚屬皆遁子潔獨不去曰我爲邑長旣不能弭災又不能拯民之溺縱獨生如吾民何誓與吾民同死而已揮淚巡視民莫不感泣旣而水息乘小舟督丁夫塞河決補隄防未嘗知倦田野民或升高陵或棲大樹採木葉掘草根以食子潔勞來存撫先發官米賑其苦甚者不足勸富室出粟以濟之又請于朝賑以鈔二千錠又上章乞蠲是年民租罷和市絹二千七百疋若聖廟若二皇祠若縣廨俱圯于水以次葺而新之倡僚屬割俸儲俱億置什器飭館傳命巡尉練弓兵勤警邏盜賊屏息犴獄爲空在職二十月移病而歸父老遮留不能得至有號泣者其東北境曰大章保實松滋監霍爾赤彥舉之別墅子潔旣去之二年彥舉來自松滋因邑人追思不已乃伐石勒其遺愛走京師謁余爲之文嗚呼今銓曹于守令極難其選而得人爲鮮子潔在任未久居而民安去而民思一邑之民無愚智大小靡不皇皇然若孺子之失其父母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使滿考治效之臻不知又何如也吾聞子潔之父爲州爲府所至著稱子威又嘗與予同爲太史氏相知有素爲御史多所建白故併及庸見其父子兄弟文章政事源委有所自也至正元年三月記

重修廟學記

元翰林張士觀

陶丘故有學金皇統中先聖四十八代孫縣令淵實始爲之兵餘廢而僅存至於有國歲甲寅縣佐輔弼赤事修治歷年滋久又復圯靡至元二十一年達魯花赤旭世篤暖縣尹劉著更相勉勗綱紀學事故門觀堂廡廊筵齋構完舊重新大德元年縣尹溫仲謙始至瞻謁禮殿大懼弗稱其制欲葺有所未暇越四年政修時和顧謂同僚曰學制

不舉吾屬之責也。蓋勉力共成之。達魯花赤欣都主簿張仁義縣尉吳榮祖謀議克合。典史韓珪同相斯役。共捐俸幣以先諸人人。亦聞義胥歡願佐財費。仍率有官守者各命其徒而不及於民。於是楹桶藻稅之腐壞者新之。瓦缶坏石之破缺者易之。像設采色刊落者補之。塗以丹堊。峻以崇階。規制如舊而壯偉有加。初神門之前狹隘不足以回旋。至是益地一畝五分。闢通巷以達於外。衢鑿井而汲。繚垣以周。建櫺星門于外。凡學校之所有者皆備無缺。始於四月己卯。成于五月丙寅。邑人具道本未以記爲請。竊惟學校者風化之源。人倫之所恃以正者也。本之以六德六行文之。以詩書禮樂至于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與夫視聽言動周旋食息之際。舍講學而能之哉。古者凡立學必釋奠先聖先師者。必有意也。夫子既沒後之學者。尊以爲先聖。配以顏氏爲先師。自京師達于郡邑。得通祀于其學。及平時殊世異因。事制禮則皆廟而祭之。其所以尊敬之道則一也。況度數之在乎俎豆鐘鼓祝幣之間者。非廟無由觀焉。後世必欲敦敦教教。本作人材。廟學之制豈可缺乎。國家功成治定。留意教養。廣勵學宮。使邑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怡怡愉愉其教也。不倦務盡人之材。其學者勉焉。以成令器。則是宮之設非特使夫來者以爲美觀而已。士觀不敏。何足以啓告于人。辭不受命。勉爲之書。

修城記

明翰林侍讀秦和尹直

館陶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四

成化三年丁亥春三月丙寅朔。館陶縣城訖工。知縣唐候具書幣遣使抵京師。請予文記之。其書曰：走承乏館陶于茲四載。凡政教弛張利弊興革。惟視緩急。顧邑無城池。罔以衛內攘外。然役重費鉅。業未易集。幸歲比有年。國無重徭。民有餘力。乃區畫興築。請於巡撫都御史原公。具聞詔可之。遂以今年二月丁未起工。版築并興。夫役樂趨。至成僅二旬。其間陰雨輟工。實旬有八也。城周迴幾五里。壕塹如之。四面關門。而屋其上。壁磬堅纘。闔闔崇嚴。其門之名東取東作之義。曰豐樂。西近衛河。曰臨津。南向離明。曰昭遠。北達京師。曰通都。皆舊所無也。惟是顛末非托之文字。勒之堅珉。則人更世異。不免湮沒無傳矣。幸嘗獲察於下。執事故敢以請。余惟春秋常事。不書興作。創制則備錄之。

若是役也決宜書按志館陶古魏地漢始置縣以境有陶丘丘旁有館故名其治在今之冠縣故爲隋氏而置館陶于他所今治是也唐大 間改復永濟縣尋復舊名屬魏州宋因之今屬大名府元初屬東平路尋改屬濮國朝改隸東昌府初括版圖民以戶計千五百不足賦以頃計僅七百有奇百餘年來生齒日繁流寓錯居野闢稅增蔣爲大邑而城垣不備庸非缺典歟自我明受命海宇一家列聖相承張文弛武所在城邑城也不足乎高池也不足乎深民日趨於禮樂之域而不知爲之者矧茲館陶密邇甸服俗習敦樸弗戒不虞無足怪也然宴安滋久卒然訛駭民匪城池曷以固志第世之守吏智力鮮有及此者故以館陶之爲縣凡歷幾世吏幾更而崇墉深塹乃今見之蓋惟侯剛廉勤敏威惠并行經理適度民志順偕故城於斯築池於斯浚役不知勞成不兼旬不惟足以備邦侯之制而且足以待不常之虞矣侯之功能豈淺鮮哉昔周南仲城朔方仲山甫城南邦詩人誦之見錄于夫子若侯之名位固不敢望二公下風而是役也以擬二公又何多讓焉然侯固不以此自矜也書曰女惟不伐天下莫與女爭功

館陶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五

其侯之謂與惜予文不足傳又未親歷其境達觀其高深廣厚以委曲悉記之姑藉來書庸志歲月庶後人考焉因城而知侯也侯曰禎字廷瑞陝西漢中鄉貢進士

重修寶應寺後殿記

明監察御史邑人耿明

寶應陶山古刹也其創建沿革之詳舊碑具載坐落於縣治西南隅門廊殿宇規模宏整像塑莊潔邑之庶士或告祈禳而謁於斯或祝聖壽而習禮於斯繞以周垣聳以羣幹高堞峙前通衢抱後誠一方勝概萬姓福地也景泰辛未已嘗修葺迄今弘治辛酉歷年五十有餘歲月滋久風雨摧剝後殿傾欹像飾蒙翳衆目惻然肯構誰何於是主僧乘時稔和諭於衆曰茲佛修飾吾徒之責遂請于邑長謀于鄉耆僉曰宜舉迺遣僧人斂之邑井諸檀那施穀輸財百物儲備爰涓日命匠集役斤木陶甃撤其舊而易之新隆其棟宇豎棟而梁者五架增厥像貌欵像而肖者于軀輪奐輝煌起人瞻敬過者心慈聞者思善以故財不廢帑民或藉力工程之完大而且速世謂佛氏之教動人易入人深信不爲誣也蓋自我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稽古定制自京畿而達之天下府

州縣因舊刹以立司設官遣高徒以闡教弘化擇主僧以領袖之度額衆以羽翼之聖德神功而于佛氏亦加之意焉者非以其人清淨其心慈悲抑其教移人心性導誘愚迷陰翊治道有補於世耶列聖相承崇重其教百四十年來有隆無替竊謂佛氏流入中華自漢而魏而晉而齊而梁而唐而宋而元以迨我明今日上下千四百年有奇貴而王公賤而奴隸老幼賢愚聆其教知其說者鮮不奉事而樂從之矧堂堂萬乘之尊首加意而崇重之哉是宜諸檀那趨事樂施而罔覺其費且勞也佛氏槃涅久矣靈如攸存尙念祖宗加意崇重之德與吾民樂趣之共成之意陰祐默庇綿國祚於隆長躋生靈於壽域庶幾少補於萬一爲之徒者曷共圖與厥工昉於辛酉之春三月訖於壬戌之秋九月逾周期而告成倡義董治者主僧翠峯祖漢也矢志協成者募緣僧人道迷也樂與共成者邑宰鹽城瞿公克明等也翠峯因余爲友人知事順末托余記之余素昧釋氏姑櫟括大略而紀歲月於珉云

館陶四義記

明給事中間 閱

館陶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六

昔者仲尼氏之慮世也利則罕語易贊乾德顧曰利者義之和也夫利也者遂也順利利益之謂也公而正達已達人何施非義偏而私便已而不使人則世以病矣故大人致精義之用利垂來世君子樹明義之力亦足以利國天下善人端士惇義而宗戚鄉邑宜之劉仲清氏曰頃仲子聘館陶王本元氏之子本元蓋善人也家縣北尖塚衛陰之原東去五里曰孫寨別有田千畝十畝舍之凡七十間重門而入中攝以堂宗戚無田與廬者授耕而居之多寡視口視力後先視服于是鄉之人目曰義田同里有子弟往不知學則於宅東半里許以十畝築塾經延師教成童者於中堂句讀師開蒙於兩翼義田以贍歲用開圃以共蔬茹地凡二百二十有二畝於是鄉之人目曰義塾衛自元城而東也南北道過者多則門西一里間造船一艘以能水而慎者一人給之田五十畝俾操橈焉濟行旅而不索錢再給田三十畝爲不時繕船費於是鄉之人目曰義渡承平踰百載雖僻縣人凡貧無葬歿無歸者不忍見則河之西原二里而近開阡納櫓而封識之垣有樹祠有屋擇道釋守律者令之典香火春秋時且自具紙錢醪酒燎

耐其間占地無慮三十畝於是鄉之人目曰義阡蓋規立於厥考豐城丞及本元而利遂克於其鄉弟本位實相事焉於是閭子聽之喜曰人之爲道也生有養長有教行有託終有藏而後順益遂天下利矣是以六籍備井牧之制焉昭禮樂之數焉厚賓旅之歸焉慎埋瘞之誠焉此有國家者事也而本元氏以殷富不自利而與其鄉利之得非聞希文氏之風而慕其有義名也乎夫參知殿學宋有實封然義田止矣而本元有四焉晏子雖以善交顯世而陳氏方以厚施謀國二者施同時也而所利殊矣且利名入朝利利入市卜式輸財助邊實利得官也本元遠不見都門居縣外二十里將何利哉利爲善人惇義而已矣後之爲子弟者恒如本元承豐城之志本正協本元之心不以自多則王氏之居人當呼爲世義之莊真可久傳矣劉子喜曰是宜歸之館陶俾王氏後記之世慎修義焉

新建北極廟記

明鄆城知縣邑人武建邦

玄武之宿其位在北是以建設廟祀定位於北方焉陶城襟帶衛河環枕長隄實萃秀

館陶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七

鍾靈地也惟城北漫衍曠地形微下論者謂當建神祠以鎮之而卒不果成邑民張姓名誥者興起善念慨然任修舉之役家君施粟以供役事憲使楊公鄉進士米君輩率施費以贊之而遠近之人鮮不嚮應富者輸財貧者効力携鉢荷鍤惟恐後遂拓基起臺建廟堂三楹門樓一所環以垣牆規制粗備矣是雖人心慕義而向善然時浹旬工不待督疑有神以默相者居無何張姓歿工多缺略又值水患日就圯廢有道人孫玉臣者矢心欲續厥工其一已之家務弗恤也復修簷廊資飾重加廟宇視前功倍壯麗矣事竣乃懇於家君以紀其事時予在鄆家君以書來命予予以鬼神之理玄冥難測祭享之禮文典攸關矧玄真帝神猶正而尊者耶昔者成祖文皇帝之靖內難也維神降靈有披髮而立雲霄者中有兵戈聲遂致大捷及登大寶建廟于武當山歲時舉祭大邦小邑皆立廟祀之蓋其功大其應昭也吾陶舊有廟在臨津門外方位未得弘擴乃復創建於斯其地當邑門交衢之會背坎面離樓堞對峙實一代之偉觀也不其盛歟由是焚修告報可以祈休風氣聚集可以毓秀神明昭示可以貞志邑城拱向可

以延祥正位安神奠正陶土殆將傳之永久矣然則鄉長老誠義舉而道人功有不可泯者遂據事以紀之時嘉靖壬戌年夏五月也

重修儒學記

明尙書開州王崇慶

館陶東望泰岱西距衛河北接清源南邇畿輔諸郡邑蓋形勝要會之地四方莫先焉陶之建先師孔子廟也爰始國初歷有修葺然廟貌不能無改於昔則以歲久爲之也嘉靖甲寅邑侯洛陽史子懋德甫下車目見傾頽慨然太息欲增崇而鼎新之會時沅寒越明年乙卯春二月遂計工命匠鳩材儲費復爲捐俸以示其行之果而弗擾於民也因命邑丞寶子二桂督理其事未幾士胥慕義爭効力輸財翕然響應皆前此未有也又謂啓聖往常權祭他處非所以遵上命安先靈也乃於學之西南隅擇地建祠週以垣牆蓋自是祀有定所君子曰斯舉也忠孝之攸關也今若是庶其無舛乎又謂鄉賢名宦二祠不可沿廢而泯也乃乘時犒匠因材併工悉爲重建君子曰史侯所以表鄉達而勵宦遊也其殆兼盡而無遺乎若乃櫺星諸門與今上之敬一亭以及齋舍倉

館陶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八

廚罔不整飭潤色不惟史侯繼美前令抑以貽範後人於修廢見其敦本於創祠見其達用於捐俸見其恤民由是而自修罔間德修罔覺以新百姓答聖明崇儒重道之至意以成移風易俗之善政俾陶多士儀型侯德將來從政四方亦如侯之不徒催科而遂已焉則侯之遺澤與陶人之思侯於他日其何有窮耶侯名官懋德其字別號一泉癸丑進士河南洛陽人蓋聲稱卓然者縣丞則武鄉寶子二桂斯役也有贊襄之勞焉其主簿葭州曹應時典史蒲田吳若雍暨儒學司訓肅寧蔚玠鄆都楊一鶚皆樂觀厥成者也敢併及之

重修城隍廟記

明知縣李冲奎

壬申歲冬余被命來官茲土齋沆視學恪恭羣廟祀止城隍瞻拜既肅見廟廡傾圮儀像露居詢諸視事恒藉藁以行妥靈布處於禮雅弗稱余俯思嘆曰凡有功德於天地間者不問細大秩而祀之以致其報禮也矧城隍爲一方保障其廟制頽儉如斯顧可使闕而不葺陋而弗飾耶於是鄉之民偕士大夫造余廬僉曰廟所以棲神也無廟則

無祀無祀則無禮無禮無誠俾我士民何所依歸何所勸懲哉拓而新之可乎余曰可
遂鳩工措材篤謀務成罔費於官罔取於民咸藉助於邑人之尙義者不踰月而功竣
圮者以完隘者以闢閭宮薦廚戟闕修廊靡一弗備且丹堊炫焜佩冕端凝炳燿燿
變變堂堂不獨廟貌之改觀已也而陶之士民奔走瞻嘆翕然益起爲善之心是舉也
其有益於勸懲也誠大矣廟成邑士大夫請記於余余辭不獲已輒應之曰廟之新有
三懿焉邑故有廟國典也廢而不舉神將奚棲修廢舉墜工遂底績神靈妥焉非所謂
尊國制乎祀以廟起禮緣祀行祀禮不行神將奚享增飾旣煥禮樂由興廟祀正焉非
所謂崇古禮乎且明則有人幽則有神彰善瘴惡聖王之政福善禍淫鬼神之能俾我
桑盛旣芬俎豆旣潔對越精誠駿奔周折非所謂示勸戒以勵人心者乎一作而三懿
具焉茲廟之力也雖然爲表勵崇飾者有司之職也允孚惕省則齊民之心也若使吾
民知其懿未能誠諸身姑以修廟貌彰厥事迹是慕其名者非爲善之實也飾之廟貌
而壞之於身矯之文具而敗之於行奸以掩其外襲以阱其中是假其迹者非爲善之
實也必如精誠內蘊忠義外著不徒新諸神而新吾心之神不徒葺諸闕陋而葺吾心
之缺陋善可好而誠好焉惡可惡而誠惡焉然後士雍民穆風淳俗美無愧於斯葺可
也無愧于斯心可也是則新廟者之意也是余之所望于吾民也噫後之人登於廟瞻
於神寧無感發振勵而興起其爲善之心者乎此又吾有司者之所望于後民也

李公隄記

明訓導陳留劉克敬

隄以公名志喜也示不忘也昔者范文正令朝陽因海溢而築長隄以禦之民不忘其
德也故名曰范公隄蘇文忠守杭州因湖涸而積葑草以爲隄民不忘其德也亦名曰
蘇公隄二公之隄立意雖殊命名無異然志喜而示不忘一也茲衛河近陶城三里許
每歲夏秋泛漲渰沒禾稼漂廬舍溺生靈者計數歲中或一二焉誠可憫也奕城葵巖
李公以進士宰陶邑聞而惻然曰民之溺由已溺之也盍隄乎于是命三尹曲泉浦公
董治斯事不期月而告成旣而龍淵徐公繼至其規度區畫因勢增修亦與有力焉自
窩頭至于連環鋪長十餘里高二丈有奇寬一丈有奇植以林木以固隄也加以鋪舍

以防隄也則河流故道隄聳岸邊環拱屹立望若層巒民私喜曰自是禾稼其無淪沒矣自是廬舍其無漂流矣自是生靈其無沉溺矣且烟柳依依高低掩映鳥語和鳴漁歌互答亦可謂臨流之一盛觀也噫非吾李公之慈仁又誰能爲隄若是乎因喜而不忘有侔於二公之所爲故紀之以石亦名之曰李公隄

徐州鑿奎治水記

明中丞邑人耿如杞

甚哉水之爲利害也司馬子長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河決民受其害渠成民享其利蓋世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固非常人之所擬也方神廟庚寅河溢於徐潰隄防漂廬舍城不浸者三版爾懸釜爲炊乘榻以行民咸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天子用是震悼於上曰嗟乎民其魚矣一時守臣總河潘公觀察陳公相爲恐懼奔走百司集衆思廣忠益有議遷城者有議穿渠者盈廷聚訟莫適成說上命曰嚴督之守臣愈益震恐州三守蔣公實始建鑿奎山之議當是時河流橫溢泥沙重濁河日高城日下益以淫霖水愈深勢不可泄道途之勤營

館陶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十一

繕之勞起怨咨傷和氣計費三十萬遷城議事大難任黃河湍悍不可測夕疎乃旦淤遷河議迂不可從是惟利導之鑿渠爲支河百餘里引城水匯蘇伯湖達馬蘭河注宿遷小河口且郊圻新經河流一石水六斗泥厥土墳壙爰作穡事實維陸海上腴是民利也公于是步行山原相地勢觀水勢反覆此策最善有奎山橫良當道公私惟曰衣帶耳于鑿是也何有則有傲從康者陰齟齬之曰葬我隴漉我督亢公實生我母乃浚我以生平公曰人情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吾議行功且夕就耳何恤乎人言遂草爲議上觀察公其略曰是河成寧獨洩亭居之水哉爲利有六城郭不移廬舍如故利一中原保障幾沉而復浮利二渠東西有隄隄之內田疇數千頃足可布種利三新創建倉廩垣隄之內免乎汨沒利四民扁舟支河輸轉入城市脫波濤省負擔利五束漕渠不旁洩糧艘利涉利六觀察公方迫于簡書得公議大奇之卽以原壯上總河公總河公亦躉公議力主行之而揣以命公量工計日分財用議遠邇稱畚築具糗糧自奎山南北分九工一爲亟洞洞淤淖且厚且杓下八尺始土土下五尺始水二卽奎山土下

七尺石磷磷錯出錯之鑄之去石一丈二尺始水二工就餘工遂籜解矣是役也河之深丈有七河之廣丈有五河之里自本州奎山蘇伯湖西界史家莊達馬蘭蕭宿遷界東至宿遷小河口百六十有二河之工始于二月九日竣于閏四月十日凡九十有一日渠成公既告成于觀察公觀察公告成于總河公啓洞挹水焉掣之若抽欄左水立盡城市亢爽如故民以奠安總河公奏公功於天子有詔少司馬周公柱史賈公高公視工于徐一如疏言無異上嘉公勤勞喜潘公知人欽賚以白金文綺進秩各守臣有差欽賚公白金二十兩立石奎山之巔紀公功于太常焉予讀職方輿地豐沛之間濁河汎濫幾淪魚鼈轉餉既艱民亦凋瘵蓋水患莫甚于斯者也自公排衆說建議鑿奎山開支渠黃河安瀾徐之民歲不苦遷決艱食鮮食懋遷有無成淮海一都會于今五十年間其利皆符公初所指次公功在一州公之功實在天下蓋明德遠矣是後國家開黃河新運當事以公前功命公攝守事復監其工勤渠拮据底績勞最上四院合詞疏舉有詔紀錄徐之民至今頌公功不衰予大父都憲公與公父寺丞公同爲清平探

館陶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序 十一

花雲坪張公館寮兩家世通親好嘗悉其事竊不自揆撰次崖略副在京師其何足以方子長乎公名繼祖字紹宗號少竹東昌縣人成化丙戌進士侍御公昷之後序

東昌府志序

明參政邑人耿明

書名府志有職守者重之匪重文藝重治典也重治典以重治教也夏之禹貢周之職方皆聖人經也而治天下之法具焉後世有志用世者固不重之孔子大聖猶徵文獻蕭何人傑獨先圖籍他可知已漢唐而下郡有圖志重治典也肆我明以文教化成天下萬國悉入版圖東昌舊志修於天順初年檄官采輯而成惜其紀載弗備考據弗詳且歲遠字盡篇蝕不便檢閱振舉而更新之實有待於此時幸際重熙累浹之世文物蔚然亨嘉人材彬彬日盛續而修之亦時措之宜也洛陽侯公雅重舊典銳意作新政暇乃閱前守李公墨劄而悅之謂得我心同然省方設教無逾此書遂酌今準古次第編述圖列於前志叙於後爲卷者九爲目者三十有八大書以紀其事分註以詳其義

文而不艷質而有華蓋得史官氏之家法一覽間一郡三州十五縣古今已往事蹟盡在胸中如啓玉府而視圭璧琮璜之壯聯累交映寧不使人一快目哉鑒古所以知今彰往所以察來可以觀風土而驗政治可以昭法守而垂勸戒者畢於是乎悉具有關於政教之大切於職守而用助僚屬也多矣循之以修德而樹勳華端不出此公蓋審於治體而重所當重者回視不此之重而日事於簿書之間者殆猶庭選矣昔李吉甫撰元和郡國志謂爲政者執此可以治天下公其念之豈徒作而已哉是編舊名郡志而此更云府者遵當代之制亦孔子從周之遺意云正德十一年夏六月朔旦

汪氏家譜序

國朝知縣鄭先民

族譜之設原以維散渙之人心使之顧本溯源老泉蘇氏論之概矣又陶潛曰同源分派時異勢殊慨然寤歎念茲厥初夫一人之身分而至于千萬人之身只以十六字慨嘆之便已無意不盡孰謂淵明特詩人酒人而已今讀清源振獄王子一叙先獲我心雖欲措一辭不可得也儀甫以門內人述門內事自能委曲該詳言無不文事無不實

館陶縣志

卷之十一

志序 誌銘 十一

叙次世系及大傳內傳與夫譜例族約諸條目又皆備前人之所未備一展讀而瞭然指掌有功於家乘不小然自福山遷陶二百餘年之久十二世之族衆又千有百奇之多儀甫慨然以一身任之其才其識有足以過人者今而後本同親盡之人不致相視爲吳越皆斯譜維之也余嘉其意敬附數言於左云

銘

段君墓誌銘

唐無名氏

有唐碩德段君諱道超以遠祖干木爲魏文侯師故子孫相沿不去其國今爲貝州永濟縣人也祖仁宗父趙生世習儒業不干仕進安貞道德養志林臯府君秉心塞淵居業簡素克紹祖德不趨世祿披六經得先王之志覽九流通述作之意故遠近傾慕州縣咨訪非識遠通方學堪師範焉能不縻顯祿而名播當時哉年六十八終于舊里故親友痛悼州閭嘆惜夫人賈氏族推華茂資稟幽雅克傳詩禮之規雅得柔順之道以建中四年歲次癸亥三月戊申朔十一日終于私第嗣子堅卜其年三月二十一日丁

西今耐於永濟縣之西南禮也地協靈祇崗延起伏可兆公之種德足興忠孝之門見托筆峯式旌泉戶銘曰

峙孤壘兮邈長江風蕭蕭兮草茫茫吁嗟哲人兮閱此居

郭公姬薛氏墓誌銘

唐陳子昂

姬人姬薛氏本東明國王金氏之胤也昔金主有愛子別食薛因姓焉世與金氏爲姻其高曾皆金玉貴臣大人也父依冲有唐高宗時與金仁問歸國帝疇厥庸拜左武將軍姬人幼有玉色發於穠華若彩雲朝升微月霄映也故家人美之號曰僊子問瀛臺有孔雀鳳凰之事瑤情悅之年十五大將軍薨遂剪髮出家學金僊之道而見寶手菩薩靜心六年清運不至乃謠曰化雲心兮思淑真洞寂滅兮不見人瑤草芳兮思益高將奈何兮分青春遂返初服而歸我公郭公豪蕩而好奇者也維佩以迎之寶瑟以友之其相得如青鳥翡翠之婉變矣繁華艷歌樂極悲來以長壽二年太歲癸巳三月遇暴疾而卒於通泉縣之官舍嗚呼哀哉郭公恍然猶若未亡也寶珠以合之錦衾以舉

館陶縣志

卷之十一

誌銘

十二

之故國途遙言歸未迨留殯於縣之惠普寺之南園不忘真也銘曰

南丘之白雲兮願一見之何期哀淑人之永逝感紺園之春時願作青鳥長比翼魂魄歸來遊故國

張元帥墓誌銘

元陳郡徐世隆

東平大行臺嚴公歸國之明年提兵略地西抵太行列郡嚮風獨磁林二州未下公方急趨上黨二州實梗其道將置城而慮有股背之患猶豫未決時有張弼者說公曰是可以舌擊不可以力勝况城小衆志易附力攻之未必能取縱得此城其屬縣尙多依山負固猝不得下如頓兵何請單騎入城以天意人事開諭之倘見納則沿山諸柵可傳檄而定公曰彼既與我相抗疑見紿則必害汝且損軍威汝毋往君曰死亦命也夫兵交使在其間必無殺使之理固請行公壯而遣之卽降君詢諸部無一拒命者益兵而行遂平澤潞竊嘗論之兵猶醫也良醫視人之疾必先之以和劑使元氣通暢而疾自退疾不時瘥則如有攻奪之論蓋不得已然後用毒藥伐疾者疾雖去而元氣已索

然矣觀張公止戈按轡而降兩城可謂善用和劑而平疾者也侯自公輔世爲館陶人祖諱弁勤播殖困粟常支十年時號善富儉於自奉施人則無斲父异性寬厚犯而不較鄉人有訟必爲之具酒肴以和解之訟者自釋鄉人化之以訐爲諱侯資樂愷疎財敦義有祖父風智慮周遠洞達時變大安中聞北邊有警逆知將亂預結豪傑定爲患難交椎牛醢酒日與衆樂家貲蕩然不恤也貞祐初河朔潰亂土盜羣起兢相吞噬侯召豪傑立保障團兵自衛盜不敢犯遠近皆依焉推侯爲館陶冠氏等縣都提控縣當南北之衝頻年被兵剽掠殆盡大失耕稼不得立食侯撫存百姓雖居窟穴茹草木而無攜去者庚辰以地附東平行臺公喜甚犒賜踰深每遇征伐俾從一軍自効屢以捷聞旣而招降兩州復以破家將彭義斌於贊皇乙酉第功超授廣武將軍大名治中副都總管右副元帥丙戌移鎮磁州行元帥府事入境老稚歡迎觀者塞路有張節度者率僚吏羅拜馬前且謝罪言曩者不察天道昧於去就以最爾孤城敢違命罪在不赦辱我侯明諭爲開生路闔境數萬口不膏斧鉞齒之版籍之中使爲大民皆侯賜也侯

館陶縣志

卷之十一

誌銘

十四

卜馬遜謝曰此行臺之惠余何有焉侯素謙不事矜莊凡見部民之老者延之坐究問疾苦辭貌坦易使之不畏而敢言事可因可革一聽而施行之再赫士墾農勸士集貨通滏陽一郡熙然爲樂郊矣庚寅土斷制割磁州隸河北西路行臺侯矯制仍領磁州元帥府事食邑一千戶僉封一百戶配封趙氏清河郡夫人暨朱氏考贈如侯妣徐氏贈清河郡太夫人祖贈昭武大將軍上輕車都尉清河郡開國伯祖妣良氏贈清河郡太君侯旣蒙卹典追贈其先以畢顯親之志求退甚力公允之仍命長子之綱主館陶縣簿爲侯侍焉自侯求居葺田園教子弟優游里社者餘二十年以甲寅春二月二十有四日考終享年七十六安厝於其鄉之范氏原從先人也子男五人之綱最長且爲人美風儀足材行歷試州縣所在有治聲由館陶簿升爲令擢東平路鎮撫軍民彈壓遷博州防禦使今爲東平路管民決官權府事皆鎮國上將軍勳封食邑悉與父同婦樊氏亦封清河郡夫人暨趙氏同次子曰琪宣武將軍克館陶縣軍民彈壓早卒又曰琬曰琮充館陶縣都巡檢曰瑀復以宣武將軍克館陶軍民彈壓女九各適望族孫九人

曰詠克濮州等處總管人匠官訪訥詮誠洗諫謙訓女孫十一人曾孫一人曰錫嗚呼能活千人子孫復有興者觀張侯以一言而救兩州之民所全活者難以數舉其後之必大且賢宜矣銘曰

武安不仁盡坑趙卒杜郵之劍何償冤骨淮陰背信襲破齊城長樂之縛難追天刑積罪如山流血成池慘刻之事義人弗爲二將貪功功不掩罪身戮家亡其利安在猗歎張侯耻用詐力惟推至誠深入不測勇犯強敵智非幹儻不費一鏃遂收兩州身康且壽嗣賢而息較之昔人孰得孰失春秋筆削法尙謹嚴大事則書衆美難兼叔世狗人至諛諸墓巨細必陳行以百數侯善孔多我紀其著惟庇斯人昌大汝戶駟馬高車翳侯之餘墨綬銅符匪侯則無吁嗟後人克念先德視履考祥毋玷茲石國朝

段墓碑享叙

知縣鄭先民

陶丘城北舊有段先生干木之墓湮於榛莽有年滿洲程君來令茲土始立石以表

館陶縣志

卷之十一

誌銘

十五

之嗚呼先生去今二千餘載誰知有墓尙存也余每逢寒食奠酒其下徘徊仰止者久之小構一亭以著其清風高節而程君實先獲我心於是凡祭先生之日遂并祭程君之墓俾前賢後彥同此不朽亦陶之盛事也

續文藝

段干木先生贊

知縣郎國楨

夫人有不世出之遭而我獨視爲若將浼已者此其中實有不可動者在焉而非出於一時矯激之爲也段干子行事不多概見止傳有避魏文侯一事其風節與許由何異固不必摭拾其他而已知其爲高出尋常萬萬矣彼蘇秦范雎之徒或揣摩以洩忿或隱忍以要君曾無一毫自愧其進之非而位高多金之言報德報怨之舉有恆人不肯蹈而彼顧揚揚得意視先生何啻天壤哉祇因孟夫子有已甚一言當時儒者遂不急爲表見不知不爲已甚者聖賢之正經而不妨已甚者高人之奇致孟夫子以不見諸侯爲義觀其迫斯可以見之言豈止爲一已明所守之正而深之先生之意不已在言

外說

段干木先生祠記

知縣陳冕

先生晉之高士也自三晉分乃隸魏守道不仕師卜子夏魏文侯造其門踰垣避之文侯每出過廬必式秦欲攻魏聞先生名遂輟兵蓋其清風勁節有凜然不可犯者余來陶出郭北見有古塚焉樹豐碑其前卽而視之知爲山海程公勒石以表先生墓者夫先生墓在邴城而此何以有墓也且先生距今遠矣何表之自程公昉也意者邑乘載有先生裔孫段道超誌爲貝州永濟人考恩縣古稱貝州唐名館陶爲永濟倘亦後人追水源木本之意而遡及之者耶抑陶邑西南有西河寨村意或其受業子夏處而卜葬於此耶未可知也客有語余者謂潛江鄭公亦曾建祠於此今僅存荒址是不可無以興之余曰先生遠侯王却富貴氣節徹天地而貫古今何須於一祠然爲學者樹儀型挽頽靡使修行立品者有所依據以自立即有與世浮沉走勢利若鶩者思先生而愧愧而返則世風名教有賴若茲役者豈小哉爰與是邑諸同事及紳士輩謀建一祠於故址寧朴無華寧湫隘無弘敞以彰先生蹢躅獨行之志或亦先生所許也昔范文正公爲嚴子陵祠記詞有云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余爲先生歌無以易也後之人其有過廬拜壠動仰止溯洄之思者乎則先生之風長留於陶山衛水之間是余之所重望也夫

田烈女墓誌銘

知縣楊一正

烈女姓田行二生康熙乙酉歲邑之蘇村人也父名虎以女字范得貴長子現未幾虎外出十餘年音信杳絕阿母嫌壻貧從舅氏謀欲女改字得貴控於余余因時荒旱緩其庭訊令地役調處之女嘆曰背父不義也違母不孝也有一於此毋寧死遂自縊焉余哀其死憐其志斷柩歸范以安泉下幽魂太史公曰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嗚呼烈女之死猶泰山也若從阿母言不過一田間村婦與草木同朽已耳裙布紅顏素未讀書不聞君子之教能知忠臣烈女不二事之義領引自裁從容就義一死何其重也風化因以勵綱常於以振作家之珍爲國之光余甚佳之躬親致奠爰題其石銘曰

窮簷弱質行年十七能明大義終身從一花殘玉碎無非阿母冰心烈性永昭千古

郎公績志序

邑人高重光

士生斯世行一二事焉足以有功於當時足以流傳於後世是亦可以無愧矣然士之生斯世也行一二事而即可澤及蒼生即可利及來茲則莫良司牧若矣司牧之於民也最親其日撫摩之若父兄之於子弟其施政於民也最便其思興革之若家人之漑其釜甑而理其耒耜其任之也最久久則習之極其熟而爲之得其專民之感之也最易其鼓舞興起也若饑者之於食而渴者之於飲而猶有不盡然者則始也明不足以察其隱勇不足以致其決其繼也忠愛無已之意未至而周詳懇到之言不傳則亦無可如何矣而吾陶得三君子焉皆吾所目覩而身接之也其初得鄭父母之精明足以釐弊而剔奸其繼得陳父母之操守足以鎮靜而安民其後得郎父母焉公之初下車也訪二公之善政而推行之行之久而覺弊之猶有未盡草民之猶有未盡安者賦役之不均使然也賦役之所以不均者則里有大小之不齊戶有遠近之不一田有肥瘠

館陶縣志

卷之十一

續文藝

十七

之不等人有貧富之不同也是不得不議均矣然猶慮民之可與觀成而難於謀始也於是爲之委曲以啓其端爲之利害以怵其心爲之纖悉詳明以清其弊爲之履畝入鄉以稽其實然猶慮更張之不易而申詳之掣吾肘而擾吾民也於名雖仍舊而實以更新非果斷勇決而何能底於成哉夫然後里無大小而得其齊戶無遠近而歸於一出因肥瘠而上下其等人因貧富而多寡其數則里均矣則牌亦無不均矣無不革之弊無不安之民矣然猶慮可以行於當時而或不能傳之異日也乃又爲之記以詳其源委爲之圖以定其方向無非以忠愛無已之至意發爲周詳懇到之良謨使奸巧者無以進其說而考稽者有以得其鑑後之蒞斯土者鎮靜以守其法可以無失神明以通其意可以有據則行於斯時者即可傳於後世矣若夫陶山記之往復百折烟波無際段干木贊之抑揚盡致言簡意遠則有目者所共見也又何俟余言之贅哉

買蝗記

知縣錢 瓚

蝗之生也自古患之詭詭子孫腹孕衆多化一爲百疾若風雨口含鋒刃食苗無遺

官府督民驅捕或曰天災也捕之必不能盡然則捕蝗之法奈何嘗讀歐文公詩曰官錢二十買一斗示以明信民爭馳斂微成衆在人力頃刻露積如京坻往時姚崇用此議誠哉賢相得所宜是則捕蝗之法莫善於買蝗也第長民者視生民之休戚不甚相關而又吝囊橐之積蓄莫肯費其半粟落其一毛其法遂無有行之者不行其法而欲蝗之盡其類絕其種不可得也甲戌初夏館陶鄉村蝻種滋生漸成羽翼將爲種禾患余遍爲鄉民約凡捕得一斗者以粟四升易之一日之內老幼男婦爭相捕獲得蝻數十斗無不各如其數以與粟民歡呼於道曰我侯不惜損橐我儕小人捕之必力蝻種豈有遺乎又越三日蝻種無遺命屬尉四鄉視之報命曰蝻果無遺矣屈指所給之粟僅五十石而蝻患遂絕不數日間直隸山左紛紛以蝗告事聞京師厯

睿慮諭差部員巡查一時撫司當事星飛嚴檄責令郡邑有司親督百姓捕除之獨館陶一邑無蝗詳陳買蝗之法上憲通行閩屬悉照捕蝗一斗給粟四升之例由是東

館陶縣志

卷之十一

續文藝

十八

省之蝗亦絕本年秋收皆成豐歲由此觀之些微升斗可以鼓勵人心可以挽回造化奈何今之人欲責人之効命望事之有成而恤其錙銖吝其微末及至事不成而人不用命則謂是彼無心胸者也嗚呼天下人其果無心胸者哉由於已之鄙吝慳嗇致天下事無能爲天下人無一知己事與事之相違人與人之相怨迨其後終亦至於財散貲置而不能保其固有豈不大可嘆哉

圖說

知縣郎國楨

余惟均里之後勢必均牌而後賦役兩得其平均賦一視乎地必先使各里之地坐落歸一既得以就近催輸而尤使地之多寡相等則里方無不均也故今之里非復昔之里均役一視乎牌必先使各牌之人隱漏悉出既得以附近連屬而尤使人之多寡相等則牌方無不均也故今之牌非復昔之牌里之地有沙磧之不同故賦有折免之不同其他不得概援可知也因而牌之人有貧薄之不同故數有增加之不同其他亦不得概援可知也地有地冊牌有牌冊而統梓之於誌旣一覽而可稽又復繪之於圖者

亦以見日後卽有變通止須神明乎法之中而里之方區地之沃瘠戶之豐嗇終不可變而圖亦不可變也庶幾永作官民之監與

自叙附

館邑歷來官民相安有年矣因循既久則痼弊自叢以目前一時之安而貽日後無窮之害余不忍爲也余惟館邑之最不均而累民者固不以一事而賦役爲甚欲均賦役先清里甲而尤先使民不擾不費爲第一義首尾四載方有成勞不自知其可告無罪於百姓否言者多謂余此番清釐之數已符 功令兩階但如此則館民負累將無已時矣余亦安忍以彼易此哉至於除里書之僉差免里長之借墊與夫柳蔴車輛繹募等役所不能爲吾民免者則僅取竣事而止既不中漁亦不使旁落凡心乎民者優爲之不足記也若夫考訂山川之佳勝闡發潛德之幽光亦有司事也故并誌之

忠義節孝二祠碑陰

館陶縣志

卷之十一

續文藝

十九

皇帝御極之元年癸卯詔天下有司舉報忠孝節義之人其已往者宜建祠標名以時祭享用以闡幽而垂久而余於又明年乙巳秋被

命來官茲邑肅承欽

詔下諭於衆曰此特典也其詳其慎勿濫勿私已而館士大夫連名列呈舉忠臣某孝子某義士某節婦某烈女某某酌其可者得數人焉上之

諸臺 達之

九重果如所議已又卜地於學宮之西偏建忠義祠於城隍廟之左建節孝祠凡門若干楹堂若干楹既竣宜立碑以記其盛余謂館爲山左古邑又當齊魯宋衛四國之交貞孝節義何乏人而無一席之地以處幽魂前者胡以懯而後者胡以勸也今二祠既成以妥以侑不獨貞士烈女咸得其棲靈吾見館之人爲臣盡忠爲子盡孝爲婦盡節風俗日益醇人材日益盛矣然則

聖天子之深仁厚德其被於來茲者何如哉是舉也始於雍正四年三月訖於本年七

月文學李志杜李志朴董其事工料木石之費共百五十餘兩除支頒發銀一百零八兩不足者志杜志朴捐助節孝祠地基文學秦謙捐出五尺許是不可以無記銘曰我皇御宇首重孝貞樹之坊表建之棟楹生微厥寵死亦沐澤何用不旌維忠維烈館屬名區風俗尤古潛德未發幽光蝕土於鑠斯祠旣丹旣護春秋享祀貞魂如昨陶邱蒼蒼漳水茫茫鐫之碑陰用志不忘

普濟堂碑文

館陶東郡中邑也輻輳之內枕陶山襟衛水處齊魯西偏爲燕京通衢按風俗志載隋書云人好儒學性質直懷義有古之風烈又載閭給諫四義記邑有王本元者嘗捐多金設立義田義塾義渡義阡傳爲四義之莊館雖最爾邑哉善人端士惇義而澤及宗族鄉邑者其天性然其風俗然將古與今之好施樂善當無不然也歲在癸丑余恭膺

簡命總督河東仰體

館陶縣志

卷之十一

文藝

二十一

聖天子愛養元元至意欲使窮鄉僻壤咸流

皇仁以臻一道同風之盛爰於甲寅夏檄行兩省仿

京師普濟堂之制令州縣興建安養無告窮民自秋徂冬各屬詳報工竣者紛紛而至迄今幾偏兩省矣余竊喜僚屬之勤於督率又喜兩省風俗之醇人心之厚捐資助產慕義急公者所在多有而館之普濟堂亦循例興建焉堂屋凡二十間官紳商民共捐銀四百七十九兩有奇置備建堂工料器皿棉衣各類用銀一百六十五兩四錢買田六十三畝計價銀一百二十一兩六錢餘銀二百餘兩附質庫生息歲取田租子金爲堂中薪米醫藥授衣施棺之費又雍正八年南漕餘穀一百餘石亦撥入以補贍其規模區畫稍稍具備而館之人心風俗猶敦古處亦於此足徵矣余竊有感焉攷茲堂之建報竣於甲寅九月維時董其事者謝令士柱旋以仄代去嗣而經理者阮令汝暉視事僅數月又以巡荒原闕汙萊中傷炎暑嬰疾卒於官今茲請記於余者則攝篆事堂邑令張興宗未及期年長吏三嬗人事靡常變遷莫定倘不爲斯堂圖久遠計虛循故事

痛癢無關則倏忽之間嗟鳩鵲而悲向隅者旋令人不忍觀聞矣誰謂斯堂無藉而可長保乎夫宣上德意導民興善守土者之事也自今以往撫茲民社體

上天之仁愛廣

帝德之宏深因時補救惠愛窮黎而鄉之紳士善良又皆時行捐給常使盈餘樹萬年不墜之基遂斯人生全之願將見館雖小被潤澤而大豐美直頡頏乎通都鉅邑而無忝鄒魯人士勉乎哉

其田畝邱段字號及諸樂捐姓氏備載碑陰

雍正十三年歲次乙卯八月中浣穀旦

欽命總督河東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紀錄四次黔南王士俊撰

覃恩誥授承德郎通判加一級管堂邑縣兼攝館陶縣事甬上張興宗勒石

館陶縣志

卷之十一

文藝

二十一

詩

昭君怨

唐郭元振

聞有南河信傳言殺盡師始知君念重復遣盡娥眉

子夜秋歆

邀歡空佇立望美頻回顧何時復採菱江中密相遇

子夜冬歆

北極嚴氣昇南至溫風謝調絃競短歌拂枕憐長夜

發館陶

促轡數殘更似聞鷄一鳴春風馬上夢沙路月中行笳鼓遠多思衣裘寒始輕稍知田

父稔燈火聞柴荆

次館陶

元許有王

浦雲林霧鬱蒼蒼水面無風晚自涼今夜蓬窗應不寐計程三百是吾鄉

館陶縣志

卷之十一 詩

二十二

詠郭震助喪

明太宗文皇帝

不詢名姓竭行囊慷慨傾貲助有喪五世一門俱感德褒封千古翰清香

題陶山人屋壁

御史熊卓

山泉入戶流閑花自開謝此意堪誰語月明來庭下

其二

杳杳竹林下青蘿向人長俗客不到門清風自來往

過館陶

侍講劉球

霄漢度鴻毛行舟及館陶路通西蜀遠浪接北風高郡邑稀郵舍田疇半野蒿民淳皆
變魯跋涉敢辭勞

寄王太尹

邑人耿明

陶山風俗近何如民物熙熙樂太和百里桑麻秋賦稅萬家燈火夜絃歌草生囹圄寃
民少花滿郊原異政多信是賢侯膺寵遇徵書遙見下鑾坡

送別孟太尹

聊城西北望吾陶潤澤翻成嘯海濤五斗不糜腰懶屈七絃絕響調孤高宦情于我真
嘗蠟交誼如君信飲醪此別誰憐風露冷春光荏苒到枯條

過館陶呈鄜北塘

編修沔陽童承叙

獨擁雲霄節來經齊魯行維舟當野市卷幔對山城竹杪潭烟溼沙頭蒲月明况逢勾
漏令能豁茂陵情

館陶旅興

編修應時

孤城日日散朝鴉衰柳寒汀近酒家悵望三秋不成醉况堪留滯尙天涯

荷簑亭

邑人耿章光

披草尋荒徑幽閒得此亭暮烟萬井白微雨四山青風落蕭蕭木簷飛點點螢倚闌吟
不寐次第數昏星

補遺一首

館陶縣志

卷之十一 詩

二十三

題李丞舊居

唐皇甫冉

盛名天下挹餘芳棄置終身不拜郎詞藻世傳平子賦園林人比鄭公鄉門前墜葉浮
秋水籬外寒臯帶夕陽日日青松成古木祗因來者爲心傷

新題八景

陶山夕照

國朝知縣鄭先民

茲閒且曠日落見山情趙館湮無跡禹書僅有名千林歸鳥下半壁彩霞生牧笛知
何處悠然時一聲

東嶽晴雲

勝地東連嶽晴雲自往來無心過雉堞隱約見樓臺覆鉢疑龍起棲松惹鶴猜何須觀
海市卽此是蓬萊

黃花故臺

弔古荒臺側遺跡猶在不惟餘新草色無復舊風流斜日偏來照西風剩得秋徘徊增

感慨歸騎每遲留

駙馬古渡

想見韓郎渡當年或在斯大都諸往蹟未必盡傳疑月冷汀沙夜春青岸草時豪華千古夢經過使人思

衛水秋漲

衛水河源遠秋來漲似春帆檣高過樹波浪不驚人處處無危岸時時有巨鱗誰言斯土僻出郭卽通津

蕭城曉烟

荒堡何年築相傳駐馬城已無宵柝警惟見曉烟生草長空壕合雲深古堞平悲風吟野樹猶似舊笳聲

古井甘泉

古藝旣無縫甘泉何自盈映天同鏡朗消渴較冰清潤澤分河瀆功施半市城鷄鳴還

館陶縣志

卷之十一 詩

二十四

到夜不斷轆轤聲

長隄春色

自昔河爲患勞勞築此隄曾聞桑種海今見谷成蹊碧樹宜鶯語青蕪稱馬蹄春來花滿地百里盡香泥

前韻

陶山夕照

國朝主簿王金

陶山何處是不盡古今情四野漫無際一山空有名斜陽林外下涼吹晚來生坐聽郊原裏樵歌又幾聲

東嶽晴雲

汪一虬

雲痕晴乃幻嶽色遠偏來欲望巽間氣還宜雨後臺塔鈴猶隔語松鶴漫多猜獨坐蘆廬適霞光射草萊

黃花故臺

王金

故臺臨水築遺址尚存不碧草高低合滄波晝夜流曾無花映日惟有雁橫秋莫惜豪華盡吟詩幾度留

駙馬古渡

駙馬知何代傳聞渡在斯滄桑眼底變風景望中疑鷗鳥隨波處蘆花照岸時行人經此地弔古不勝思

衛河秋漲

董上新

衛河秋水劇天上坐如春帆影迷城堞漁歌雜榜人雲低生蜃氣波動見龍鱗應有乘槎客來茲一問津

蕭城曉烟

董上新

北塞多雄志遺跡見舊城都隨流水去但有野花生曉日千林出輕烟一望平當年嘶馬地風雨若聞聲

長隄春色

汪一虬

館陶縣志

卷之十一 詩

二十五

依水春多麗探奇在古隄綠侵知柳岸紅綻入桃蹊閃亂征帆影參差怒馬蹄攜尊花底醉不惜臥香泥

古井甘泉

汪一虬

物理渾難測井虛常自盈有泉香以冽無縫湛而清龍護十年甃天漿百里城樂饑頻用汲石乳遜芳聲

續詩

題田烈女墓

廣濟金啓洛

館陶田家女許作范家婦少小諳禮經何曾事章句遭遇獨阨窮阿父先朝露今年歲
徂饑枵腹難支柱阿母前致詞溝壑良可懼比舍厚藏兒改字可充舖本爲生死謀汝
母金石固女也聞斯言長跪仰天訴從一義云何母言迺謬誤夜半歛自經有母不違
顧鄉鄰昨舌驚輪蹄走相訃關西賢金尹瞿然致厥賻伐材爲女棺附身靡不具礪石
馬鬣封大書烈女墓再拜饋奠陳觀者塞衢路嘖嘖表章心所關非細故頽風爲之摧
綱維賴以樹於哉弱貞魂千秋馳令譽

陶山

會稽王 昉

隱隱陶山去郭斜山留殘照景堪誇光分草樹晴鋪錦影逗岩阿暖簇霞牧笛數聲爭
去徑樵歌一曲競還家我嘗眺覽回來晚帶得餘輝分外嘉

衛河

館陶縣志

卷之十一 詩

二十六

百折清流繞邑西粘天拍岸蕩晴輝千雷爭震聲如怒萬馬橫奔勢欲飛噴激蛟龍偏
適意迴翔鷗鷺解知機何當趁得仙槎去遠訪銀河牛女歸

駙馬渡

王 昉

駙馬當年此地經山河莫不被光榮沙頭立馬旌旗動浪裏浮舟鼓吹明細草一汀春
雨歇垂楊兩岸曉風晴至今南北經行客無不相傳道舊名

無縫井

王 昉

一泓石罅碧苔封百尺淵淵探不窮休道泉源無縫透要知海眼有潛通千年澄澈人
難並六月寒甘味莫同旦夕轆轤聲不斷由來無限濟人功

登光岳樓

重來此地一登樓彷彿神遊天際頭萬里雲山頻入望三江舳艫盡歸浮已知塞上烽
煙靖猶羨寰中景物休愧我有生逢聖世丹心耿耿未能酬

楊太尊祠堂

耿賢舉

故老懷遺愛棠陰話正頻一錢臨折柳雙鹿道行春祠刻椒圖狀門懸棹楔新橋烏樓古渡宛轉若相馴

捕蝗祠

趙知希

麥秀黃雲夏風旱蚘子蠕蠕初出卵莊農護麥不敢聲里正促報鄉情斷縣官當日下鄉來懲爾報遲怒似雷傳集村夫三五百禁說不蝗不為災縣官執冊編成伍編得長蛇如兩股嘈嘈打成團短木縛聲不計數東西濠塹百丈餘一撲一擊心欬欬炎炎烈日燒如火家有青苗尚未鋤可憐日夕不得息旦暮有蝗生翼公文催督星火馳見說有蝗噴不力百錢一斗買飛蝗小男老女野田忙螳螂蚱蜢同時盡市上爭得蝗價昂吁嗟乎捕蝗真可悲高築蝗塚星纍纍留待委官來看驗遙天怕有蜻蜓飛

光岳樓

趙知希

凌空兀兀雄通都俯看下界雲模糊指使齊魯分疆界目斷海山時有無應為仲連懸一的頓來王粲傾一壺更上一層飛未得隻身疑傍青天呼

館陶縣志 卷之十一 詩

二十七

又

鐵公據勝憑凌日三百餘年空此樓欄下盡教風物改眼中微喜鏡湖秋岳光隱躍浮天際海氣分明到上頭我亦未聞身在客周遭迴望重遲留

蕭城懷古

趙知希

花門天驕子更奇驕女生黃河一線地寧以宋為兄雄師擁秋風臨涯築方城當日非寇老一局定全贏誰當倉卒間突然孤注傾重陰乍斂跡天日一晴明中原苦戰伐賴此城下明遙想十六州襟喉端所爭戍卒星羅布邊防轉未輕滄桑屢更後久矣入編氓荷戈拜長史猶稱蕭渠營每當田狩日按戶出精兵排場開肆伐隊伍勢崢嶸進止陰陽台風雲鼓角清雖如優孟舞想見流傳情

蕭城下居民自稱曰蕭渠營兵邑城凡防禦巡邏之役悉充焉春秋演武之日

辛親閱操擊鼓擊旗大異鳥言者夫有所受也我來蕭城下仰懷髮星精歲久無雉堞崇岡滿榛荆堊人墾殿

庶穢鳥餐落英邇來逢泰運桑麻繡縱橫誰知南北交往昔紛戎徵寒日慘欲白飛沙四壁驚荒臺明月下疑聞環珮聲

題段干木先生墓

邑廩生劉廷瓚

負郭毛州外相傳干木邱清風興懦立高節抗賢侯殘碣一亭古荒園幾樹秋西河源不斷千載共長流

題田烈女墓

貞魂含笑赴泉壤不把新郎易舊郎漫道鴻毛輕擲命青絲一縷係綱常

蕭城懷古 季試題

劉廷瓚

雉堞何時建相傳蕭后名挹來朝露濕望去暮雲平碧草征屛色松風鐵馬聲千年歸聖化桃李燦邊城

館陶縣志

卷之十一 詩

二十八